

老舍《茶馆》（节选）

节选的片段都来自第一幕。《茶馆》第一幕的杰出是公认的，是经典中的经典，具有鲜明的老舍风格和厚重的文化含量。从老舍先生开始创作成稿到现在，任何时候读到它，都具有令人着迷的艺术魅力。

松二爷 好像又有事儿？

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！要真打的话，早到城外头去啦，到茶馆来干嘛？

[二德子，一位打手，恰好进来，听见了常四爷的话。]

二德子（凑过去）你这是对谁甩闲话呢？

常四爷（不肯示弱）你问我呐？花钱喝茶，难道还教谁管着吗？

松二爷（打量了二德子一番）我说这位爷，您是营里当差的吧？来，坐下喝一碗，我们也都是外场人。

二德子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！

常四爷 要抖威风，跟洋人干去，洋人厉害！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，尊家吃着官饷，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！

二德子 甭说打洋人不打，我先管教管教你！

[别的茶客依旧进行他们自己的事。王利发急忙跑过来。]

王利发 哥儿们，都是街面上的朋友，有话好说。德爷，您后边坐！

[二德子不听王利发的话，一下子把一个盖碗楼下桌去，摔碎。翻手要抓常四爷的脖领。]

常四爷（闪过）你要怎么着？

二德子 怎么着？我碰不了洋人，还碰不了你吗？

马五爷（并未立起）二德子，你威风啊！

二德子（四下扫视，看到马五爷）喝，马五爷，你在这儿呐？我可眼拙，没看见您！（过去请安）

马五爷 有什么事好好地说，干吗动不动地就讲打？

二德子 瞧！您说得对！我到后头坐坐去。李三，这儿的茶钱我候啦！（往后面走去）

常四爷（凑过来，要对马五爷发牢骚）这位爷，您圣明，您给评评理！

马五爷（立起来）我还有事，再见！（走出去）

常四爷（对王利发）邪！这倒是个怪人！

王利发 您不知道这是马五爷呀！怪不得你也得罪了他！

常四爷 我也得罪了他？我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！

王利发（低声地）刚才您说洋人怎样，他就是吃洋饭的。信洋教，说洋话，有事情可以一直地找宛平县的县太爷去，要不怎么连官面上都不惹他呢！

常四爷（往原处走）哼，我就不佩服吃洋饭的！

因此，《茶馆》不可复制。

一个“又”字，说明是常态。

这位出言就显硬气。

这位乖巧，套近乎。两人都在旗，此时还都透着优越。

连贬带损直击要害，足见是一爱国的主儿。

起先没想打，被戳着痛处了，所以要动手。

劝架也见出倾向，先按下来者不善的。

奴才嘴脸立显。

不怒自威！潜台词：

“本爷在此，轮得着你抖威风吗？”

好没眼力劲儿，本爷是为给你评理站出来的吗？

补充交代马五爷的洋奴背景。委婉提醒也透出他好好先生的善良。

<p>王利发 (向宋恩子、吴祥子那边稍一歪头,低声地) <u>说话请留点神!</u> (大声地) 李三,再给这儿沏一碗来! (拾起地上的碎瓷片)</p>	<p>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。</p>
<p>松二爷 盖碗多少钱? <u>我赔!外场人不作老娘们事!</u></p>	<p>旗人嘛,好面儿。</p>
<p>王利发 不忙, <u>待会儿再算吧!</u> (走开)</p>	<p>会做人。</p>
<p>[纤手刘麻子领着康六进来。刘麻子先向松二爷、常四爷打招呼。]</p>	<p>也是常客。</p>
<p>刘麻子 <u>您二位真早班儿!</u> (掏出鼻烟壶,倒烟) 您试试这个!刚装来的,地道的英国造,又细又纯!</p>	<p>虚妄。对比穷人贱卖儿女,难怪亡国。</p>
<p>常四爷 唉!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!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!</p>	<p></p>
<p>刘麻子 <u>咱们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,永远花不完!</u>您坐着,我办点小事! (领康六找了个座儿)</p>	<p></p>
<p>[李三拿过一碗茶来。]</p>	<p></p>
<p>刘麻子 <u>说说吧,十两银子行不行?你说干脆的!我忙,没工夫专伺候你!</u></p>	<p>对穷人是另一副嘴脸。</p>
<p>康六 刘爷!十五岁的大姑娘,就值十两银子吗?</p>	<p></p>
<p>刘麻子 卖到窑子去,也许多拿一两八钱的,可是你又不肯!</p>	<p></p>
<p>康六 那是我的亲女儿!我能够……</p>	<p></p>
<p>刘麻子 有女儿,你可养活不起,这怪谁呢?</p>	<p></p>
<p>康六 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吗?一家大小要是一天能吃上一顿粥,我要还想卖女儿,我就不是人!</p>	<p>只认银子不认人。</p>
<p>刘麻子 <u>那是你们乡下的事,我管不着。我受你之托,教你不吃亏,又教你女儿有个吃饱饭的地方,这还不好吗?</u></p>	<p></p>
<p>康六 到底给谁呢?</p>	<p></p>
<p>刘麻子 我一说,你必定从心眼里乐意!一位在宫里当差的!</p>	<p></p>
<p>康六 宫里当差的谁要个乡下丫头呢?</p>	<p></p>
<p>刘麻子 <u>那不是你女儿的命好吗?</u></p>	<p>黑白颠倒,巧舌如簧。</p>
<p>康六 谁呢?</p>	<p></p>
<p>刘麻子 庞总管!你也听说过庞总管吧?伺候着太后,红的不得了,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的!</p>	<p></p>
<p>康六 刘大爷, <u>把女儿给太监作老婆,我怎么对得起人呢?</u></p>	<p>什么世道,极度病态。</p>
<p>刘麻子 卖女儿,无论怎么卖,也对不起女儿!你糊涂!你看,姑娘一过门,吃的是珍馐美味,穿的是绫罗绸缎,这不是造化吗?怎样,摇头不算点头算,来个干脆的!</p>	<p></p>
<p>康六 自古以来,哪有……他就给十两银子?</p>	<p></p>
<p>刘麻子 找遍了你们全村儿,找得出十两银子找不出? <u>在乡下,五斤白面就换个孩子,你不是不知道!</u></p>	<p>民生艰难到何等地步。</p>
<p>.....</p>	<p></p>
<p>[秦仲义,穿得很讲究,满面春风,走进来。]</p>	<p></p>
<p>王利发 哎哟!秦二爷,您怎么这样闲在,会想起下茶馆来了?也没带个底下人?</p>	<p></p>
<p>秦仲义 来看看, <u>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做生意不会!</u></p>	<p>房主,一出场就居高临下。</p>
<p>王利发 唉,一边作一边学吧,指着这个吃饭嘛。 <u>谁叫我爸爸死的</u></p>	<p></p>

<p>早，我不干不行啊！好在照顾主儿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，我有不周到的地方，都肯包涵，闭闭眼就过去了。在街面上混饭吃，人缘儿顶要紧。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，多说好话，多请安，讨人人的喜欢，就不会出大岔子！您坐下，我给您沏碗小叶茶去！</p> <p>秦仲义 我不喝！也不坐着！</p> <p>王利发 坐一坐！有您在我这儿坐坐，我脸上有光！</p> <p>秦仲义 也好吧！（坐）可是，用不着奉承我！</p> <p>王利发 李三，沏一碗高的来！二爷，府上都好？您的事情都顺心吧？</p> <p>秦仲义 不怎么太好！</p> <p>王利发 您怕什么呢？那么多的买卖，您的小手指头都比我的腰还粗！</p> <p>唐铁嘴 （凑过来）这位爷好相貌，真是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虽无宰相之权，而有陶朱之富！</p> <p>秦仲义 躲开我！去！</p> <p>王利发 先生，你喝够了茶，该外边活动活动去！（把唐铁嘴轻轻推开）</p> <p>唐铁嘴 唉！（垂头走出去）</p> <p>秦仲义 小王，这儿的房租是不是得往上提那么一提呢？当年你爸爸给我的那点租钱，还不够我喝茶用的呢！</p> <p>王利发 二爷，您说的对，太对了！可是，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，您派管事的来一趟，我跟他商量，该长多少租钱，我一定照办！是！[瞧]！</p> <p>秦仲义 你这小子，比你爸爸还滑！哼，等着吧，早晚我把房子收回去！</p> <p>王利发 您甭恐吓着我玩，我知道您多么照应我，心疼我，绝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，到街上卖热茶去！</p> <p>秦仲义 你等着瞧吧！</p> <p>.....</p> <p>乡 妇 哪位行行好？要这个孩子，二两银子！</p> <p>常四爷 李三，要两个烂肉面，带她们到门外吃去！</p> <p>李 三 是啦！（过去对乡妇）起来，门口等着去，我给你们端面来！</p> <p>乡 妇 （立起，抹泪往外走，似乎忘了孩子；走了两步，又转回身来，搂住小妞吻她）宝贝！宝贝！</p> <p>王利发 快着点吧！</p> <p>[乡妇、小妞走出去。李三随后端出两碗面去。]</p> <p>王利发 （过来）常四爷，您是积德行好，赐给她们面吃！可是，我告诉您，这路事儿太多了，太多了！谁也管不了！（对秦仲义）二爷，您看我说的对不对？</p> <p>常四爷 （对松二爷）二爷，我看呐，大清国要完！</p> <p>秦仲义 （老气横秋地）完不完，并不在乎有人给穷人们一碗面吃</p>	<p>自然而然交代前因，道出处世原则，妙！</p> <p>拿着派明摆着要人求。善于逢迎。</p> <p>既然求了，就给你个面子吧。</p> <p>即使对人渣，也有一套应付办法。圆滑！</p> <p>提租，钱上面不含糊。也说明物价上涨，开茶馆也不易。</p> <p>说话熨贴，会办事。</p> <p>雷公不打笑脸人。瞧这张嘴，甜！</p> <p>呼应康六卖女。古道热肠，帮助穷人又不忍面睹。</p> <p>王利发的善良与常四爷是有区别的。</p> <p>爱国，但对腐败朝廷不满。说真话是要付出代</p>
--	--

<p>没有。小王，说真的，我真想收回这里的房子！</p> <p>王利发 您别那么办呐，二爷！</p> <p>秦仲义 我不但收回房子，<u>而且把乡下的地，城里的买卖也都卖了！</u></p> <p>王利发 那为什么呢？</p> <p>秦仲义 把本钱拢到一块儿，开工厂！</p> <p>王利发 开工厂？</p> <p>秦仲义 嗯，顶大顶大的工厂！那才救得了穷人，那才能抵制外货，那才能救国！（对王利发说而眼看着常四爷）唉，<u>我跟你</u> <u>说这些干什么，你不懂！</u></p> <p>王利发 您就专为别人，把财产都出手，不顾自己了吗？</p> <p>秦仲义 你不懂！只有那么办，国家才能富强！好啦，我该走啦。 <u>我亲眼看见了，你的生意不错，你再再耍无赖，不长房钱！</u></p> <p>王利发 您等等，我给您叫车去！</p> <p>秦仲义 用不着，我愿意溜达溜达！</p> <p>[秦仲义往外走，王利发送。]</p> <p>[小牛儿搀着庞太监走进来。小牛儿提着水烟袋。]</p> <p>庞太监 哟！秦二爷！</p> <p>秦仲义 庞老爷！<u>这两天您心里安置了吧？</u></p> <p>庞太监 那还用说吗？天下太平了：圣旨下来，谭嗣同问斩！告诉您，<u>谁敢改祖宗的章程，谁就掉脑袋！</u></p> <p>秦仲义 我早就知道！</p> <p>[茶客们忽然全静寂起来，几乎是闭住呼吸地听着。]</p> <p>庞太监 您聪明，二爷，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！</p> <p>秦仲义 我那点财产，不值一提！</p> <p>庞太监 太客气了吧？您看，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！<u>您比作</u> <u>官的还厉害呢！听说呀，好些财主都讲维新！</u></p> <p>秦仲义 不能这么说，<u>我那点威风在您的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了！</u> 哈哈！</p> <p>庞太监 说得好，咱们就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吧！哈哈！</p> <p>秦仲义 改天过去给您请安，再见！（下）</p> <p>庞太监 （自言自语）哼，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，年头真是改了！</p> <p>.....</p> <p>松二爷 咱们也该走了吧！天不早啦！</p> <p>常四爷 嘘！走吧！</p> <p>[二灰衣人——宋恩子和吴祥子走过来。]</p> <p>宋恩子 等等！</p> <p>常四爷 怎么啦？</p> <p>宋恩子 刚才你说“大清国要完”？</p> <p>常四爷 我，<u>我爱大清国，怕它完了！</u></p> <p>吴祥子 （对松二爷）你听见了？他是这么说的吗？</p> <p>松二爷 哥儿们，我们天天在这儿喝茶。王掌柜知道，我们都是地</p>	<p>价的。</p> <p>足见资产不小。</p> <p>这位是实业救国的大气魄，难怪瞧不上常四爷的小慈悲。同是爱国，这话里话外也较着劲。你再套近乎，房钱还是要涨的。</p> <p>用词讲究身份。</p> <p>这个直接傍着朝廷呢，出语就关乎普通人的生死。不过怎么听都有点虚张声势。</p> <p>夹枪带棒。明里奉承，暗里警告。</p> <p>四两拨千斤，不接招。</p> <p>加两个字意思就不同了，粗中有细。</p>
---	--

<p>道老好人！</p> <p>吴祥子 问你听见了没有？</p> <p>松二爷 那，有话好说，二位请坐！</p> <p>宋恩子 <u>你不说，连你也锁了走！</u>他说“大清国要完”，就是跟谭嗣同一党！</p> <p>松二爷 我，我听见了，他是说……</p> <p>宋恩子 （对常四爷）走！</p> <p>常四爷 上哪儿？事情要交代明白了啊！</p> <p>宋恩子 你还想拒捕吗？我这儿可带着“王法”呢！（掏出腰中带着的铁链子）</p> <p>常四爷 告诉你们，我可是旗人！</p> <p>吴祥子 <u>旗人当汉奸，罪加一等！</u>锁上他！</p> <p>常四爷 <u>甭锁，我跑不了！</u></p> <p>宋恩子 量你也跑不了！（对松二爷）你也走一趟，到堂上实话实说，没你的事！</p> <p>〔黄胖子同三五个人由后院过来。〕</p> <p>黄胖子 得啦，一天云雾散，算我没白跑腿！</p> <p>松二爷 黄爷！黄爷！</p> <p>黄胖子 <u>（揉揉眼）谁呀？</u></p> <p>松二爷 我！松二！您过来，给说句好话！</p> <p>黄胖子 （看清）哟，宋爷，吴爷，二位爷办案呐？请吧！</p> <p>松二爷 黄爷，帮帮忙，给美言两句！</p> <p>黄胖子 官厅儿管不了的事，我管！官厅儿能管的事呀，我不便多嘴！（问大家）是不是？</p> <p>众 嘘！对！</p> <p>〔宋恩子、吴祥子带着常四爷、松二爷往外走。〕</p> <p>松二爷 （对王利发）<u>看着点我们的鸟笼子！</u></p> <p>王利发 <u>您放心，我给送到家里去！</u></p>	<p>如果说常四爷是因言获罪，松二爷被抓才真是无法无天。</p> <p>可怜的旗人，可悲的幻想。</p> <p>到底有担当！</p> <p>装！</p> <p>旗人落到只挂念鸟笼子的地步，清朝还有救？殷勤可靠。但也就这点事能做了。</p>
---	---

编者推荐：

老舍的话剧创作特点在于坚持现实主义创作观，表现自己熟悉和热爱的北京市民阶层的生活，其戏剧结构往往不追求戏剧情节的冲突，而以深厚功力用于刻画人物、人物性格而取胜，话剧语言具有鲜明的北京地方特色和人物个性特征。其中，《龙须沟》和《茶馆》是无可争议的代表作。特别是《茶馆》，被誉为“中国现代戏剧的精华”，“史诗型戏剧的典范”。

在《茶馆》首演中扮演王利发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曾在一篇《论民族化》学术文章的提纲中，提到当年曹禺院长曾对老舍先生说：“这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。”第一幕中，《茶馆》的艺术特点彰显得淋漓尽致。首先，从人物看，主要人物逐一登台亮相，几乎个个都是带着独特的个性特征和时代文化气息而来，性格鲜明，味道独具。广阔的社会大背景被人物的活动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带了出来，所反映的朝廷腐败，民生凋敝，社会混乱，人渣横行，保皇党、维新派、洋奴、特务、打手、兵痞、下层旗人、小生意人、农民……人物对社会的覆盖面非常广，简直就是一幅当时社会生活的浮世绘。其次，语言风格鲜明，京味十足，时代感强，身份感准，开口就响，一两句话就立在了舞台上，每句台词都带着特

定的心理活动，蕴涵着丰富的潜台词，且动作性很强，耐人寻味。第三，人物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戏剧张力，而所有人物和事件同黑暗腐朽的病态社会之间也形成一种潜在的、无所不在的矛盾张力，特殊的戏剧冲突扣人心弦。

作者自白：

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，可以容纳各色人物。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。这出戏虽只有三幕，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。在这些变迁里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。可是，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，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。我也不十分懂政治。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。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。那么，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，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了么？

……每个角色都说他们自己的事，可是又与时代发生关系。

——《答复有关〈茶馆〉的几个问题》，《剧本》1958/5

始终把眼睛盯在人物的性格和生活上，以期开口就响，闻其声知其人，三言两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。

——《对话浅论》，《电影艺术》1961/1

经典评论：

老舍的《茶馆》是中国当代戏剧舞台上首屈一指的杰作，其突出之处在于，在与时代“共名”契合的同时，作家调动了丰富的生活资源，展现出了一幅旧北平社会的浮世绘，通过“茶馆”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落，表现了50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。在当时的现代历史题材创作中，它是将《死水微澜》式的民间叙事模式发挥得最好的一部作品。

——陈思和主编：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

与其简单地说《茶馆》的主题内涵是“埋葬三个时代”，不如说此剧的主题内涵在于揭示专制政体高压下的国民性。

——洪忠煌：《〈茶馆〉主题新释》，《烟台大学学报》1991/2

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日益发展中的人民革命力量，也就不可能把光明的未来展示给读者。……《茶馆》显示的光明是如此微弱，希望是那样渺茫。

……剧中出现的人物，其阶级性格是极其模糊的，还没有真实地反映出当时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严重斗争，对旧社会揭露得不深，鞭挞得不力。

全剧缺乏阶级观点，有浓厚的阶级调和色彩。

——刘若泉、刘锡庆：《评老舍的〈茶馆〉》，《读书》1959/2

老舍这个戏是一幅巨大的画。……

人物虽然多，年代虽然长，但是作者所用的笔墨却不多，只写了3万字，在这点上又可以看出作者是高度概括地在描写着人物和时代的。这个剧本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简洁：一个人物，费很少的笔墨，差不多只是一两句话，就给它勾出一个轮廓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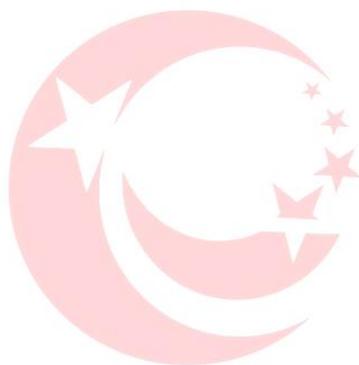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张庚：《〈茶馆〉漫谈》，《人民日报》1958/5/27

老舍把无数奇特的小故事交错在一起，放进茶馆里，成了一组五光十色、触目惊心的东方史诗。作者构思的巧妙，令人折服。

《茶馆》的魅力，在于它的真实、不说教和艺术上的成功。

《茶馆》到西欧和日本演出之后，头一个评论都是：“现实主义回来了！”

——舒乙：《老舍》，人民出版社 1986



国家开放大学

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